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三卷

十论谢霜天
竹林小说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三卷

十论谢霜天
竹林小说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十论谢霜天》目录

题记	(3)
“写作，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志趣”	
——谢霜天的文学道路	(5)
“切近地呼吸泥土的气息”	
——谢霜天作品的乡情	(56)
“把爱还诸天地，将快乐散播人间”	
——谢霜天作品的爱心	(73)
发自妙悟，浸润在心性神韵之中	
——谢霜天作品的灵气	(85)
随物赋形，千汇万状	
——谢霜天散文艺术论	(96)
后龙溪畔纯朴的大地之歌	
——谢霜天笔下的林素梅	(108)
为历史做见证，为同胞写表率	
——谢霜天“人物小说”论	(126)
素美、壮美与华美	
——谢霜天作品的风格美	(139)
恰是一弯淙淙的、柔柔的清流	
——谢霜天作品的语言	(157)
文学，“表现着人世间的真、善与美”	
——谢霜天的文学见解与文学批评	(174)

《竹林小说论》目录

序.....	(187)
她不该这样寂寞	
——代前言.....	(189)
蜷缩在被生活遗忘了的角落里	
——竹林创作小说的文化心态.....	(202)
透过美好的心灵描绘光明和希望	
——竹林的儿童生活题材小说.....	(222)
苦楝树就是命苦	
——竹林小说中的农家姑娘.....	(234)
愿弱者在时代的污秽中求得永生	
——竹林小说中的女知青.....	(249)
从道德审判到政治和文化审判	
——竹林小说中的恶人.....	(268)
不以成败论英雄	
——竹林小说中的救世者.....	(280)
为人的尊严“招魂”	
——竹林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总主题.....	(299)
揭开人性的另一层面纱	
——竹林小说中的性文化意识.....	(310)
集纳多彩多姿的叙事艺术	
——竹林小说的叙事方法、叙事观点和艺术手段.....	(332)

4 曾庆瑞赵退秋文集（第十三卷）

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特征

- 竹林小说的写人艺术…………… (344)

情景相触而成诗

- 竹林小说中风景、风俗和风情的描写艺术…………… (359)

悲凉、悲怆和悲壮

- 竹林小说的悲剧格调…………… (371)

十 论 谢 霜 天

赵遐秋
著

题记

记得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初次读到在台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其中就有谢霜天的《秋暮》、《冬夜》、《春晨》、《绿树》、《心画》和《梦回呼兰河》等等，没想到竟使我爱不释手。当时，我就萌发了到霜天作品中去寻找美的愿望。

这以后，我多方求索，霜天的 17 部作品很快就全部来到了我的书桌上。

除了作艺术的鉴赏，这时，我对霜天的作品开始了学理的研讨。当着一种学术的冲动时时袭上心头，使我不能自己的时候，我决定要研究霜天的创作了。于是，我构思了这部《十论谢霜天》。

我以为，我和霜天有缘。

即使虚长她 8 岁，几十年里又天各一方，山水迥异，经历也不相同，但我总觉得自己很熟悉她，很理解她。

基于此，我自信论霜天的为人、为文，与她实际的情景、她的成就，相去不会太远。这十论，其一为文学道路的述评，我希望带有小传的性质，有助于陌生的读者结识霜天。其二、三、四，分论霜天作品的乡情、爱心、灵气；八、九，分论风格、语言，都以散文为主，兼及小说。其五，论散文择取题材、创造意境、巧为谋篇的艺术成就。其六、七，分论小说。其十，则为文学见解、文学批评。我希望这样的构思能够涵盖霜天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也许是我过于宝爱霜天的作品了，谈起来，想起来，更多地关心的是她的成功之处，而对那些有待于更臻完善、完美的，则略而不计了。这算不算本书的缺陷呢？算。不过这也是我本着自己的意念写出来的结果，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

“写作，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志趣”

——谢霜天的文学道路

谢霜天闯进台湾文坛，时当“回归乡土”的口号越来越响的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风云际会，其人其作，乡土气息偏就浓郁，一登场，她就不免叫人刮目相看。先是散文，随后是小说，霜天很快就以她的乡情、爱心、灵气和别具创意的散文艺术与人物小说艺术征服了读者，打动了评论界、文学史家。

于是，1976 年 12 月 25 日，她以长篇小说《梅村心曲》获台湾第 2 届文艺奖；

1977 年 3 月 25 日，以文学创作的特殊成就当选为台湾“第 7 届十大杰出女青年”之一；

1980 年 12 月，以著作丰富，经台湾“全国学术教育联合年会”颁给“优良事迹奖”；

1981 年 5 月 4 日，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所颁“第 22 届文艺奖章”；

1984 年 12 月，获台湾“第 19 届中国语文奖章”。

又，1976 年，作为台湾“长歌文学理论丛刊”之一的周锦著《中国新文学史》，把霜天列为中国新文学第四期的“特出作家”之一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把她的《梅村心曲》列为这一时期的“特出作品”之一作了热情的介绍。

同年 9 月，台湾智燕出版社印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辑入霜天的散文与小说作品多达 9 种。

然而，谢霜天这个名字，大陆的读者却十分陌生。就连评论界和文学史家，似乎也不会注目于她的文学生涯与创作成就。诸如近年问世的

《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台湾新文学概观》、《台湾当代文学》、《现代台湾文学史》等等史论大著，全都不置一词，而冷落了她们，遗忘了她们。

这不公平。

现在，我先介绍霜天的文学道路，为的是要从她辛勤笔耕的创作生活中看清楚，她把写作当作自己一生最大的志趣，是怎样诉诸情感、理想和希望，切近地呼吸泥土的气息，把爱还诸天地，将快乐散播人间，又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的。

一

1943年10月19日出生在台湾中部苗栗县铜锣乡的谢霜天，本是客家女儿。

按霜天父亲谢长海先生整理的“镇平谢氏族谱”所说，她的“根”，在大陆的中原。霜天有好几篇寻根的散文说到了这一点。

原来，谢氏的远祖是周代的申伯。周宣王时，申伯有功于朝，被封在“谢”这个地方，后人于是以“谢”为姓。“谢”地大约在河南开封、陈留一带，恰是中原文化最鼎盛的黄河流域。后来，递传日盛，自晋宋至于五季，竞羨乌衣风流，名载史册的不可胜数。五胡乱华的时候，谢氏的上祖由中原南迁，客居福建宁化县。到唐末黄巢起兵，谢氏先祖十五郎又从福建宁化县移徙江西零都县。历经宋、元两代之后，到明朝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谢氏祖先安山公移居广东梅州，披荆斩棘，创为基业。梅州开基之后，再传十五世，到了谢氏渡台祖先来麟公。

来麟公与族中几个壮丁一起，从广东嘉应州镇平县出发，渡海到台湾，是在清朝乾隆末年，时当公元18世纪90年代。渡海抵台之后，族中光鼎、光荣二公，垦辟苗栗中心埔相对的芎蕉湾枫树坑口的荒野。当时，旧称土番的台湾山胞，常常杀害来台的汉人。好在来麟公胆略不凡，一面设法捍御土番的袭击，一面坚持信念努力开垦，终于冒险创立了田庐。

这位来麟公，还精研岐黄之术，农事之余，他医药助人，乐善好施。乡里中，活人无数，人们都很感念他。因此，他虽身为异地飘零的外乡客，却能在台湾成立百年的基业，延续镇平谢氏的一支血脉，长育世世代代的子孙，有了这绵绵瓜瓞所繁衍的一族兴旺。

霜天的祖父，为人风流倜傥，酷爱交游，出手豪奢，挥霍之下，家境已大不如昔。他不幸早逝，留下霜天的祖母，守寡多年。守寡的祖母，生活简朴，个性却特别坚强。

霜天的父亲长海先生，是个独生子，从小就受到了霜天祖父母的严格管教。祖父虽不太理家，却对霜天的父亲非常严厉，父子之间总像有一道鸿沟，难以跨越。霜天的祖母，也不骄纵自己的独子。霜天的父亲，儿时芒鞋斗笠，跋山涉水，往返于铜锣与公馆之间，就读于私塾。不几年，念及寡母的辛劳，就辍学在家，学做农耕了。只是，辍学后，在繁忙的农事之暇，他还不断研读，积聚下了深厚的汉学功底。

长海十余岁时，他母亲买进了一个养子，为的是使家中增添人手。无奈这个养子生就一副怠惰却又倔强的个性，进了谢家大门之后，不但不肯跟霜天父亲一起操作农事，反而在霜天祖母面前巧言佞色，拨弄是非，致使忠厚老实的长海吃了不少暗亏，还要加倍操劳。那养子，长到二十几岁时，讨了媳妇之后，便吵着分了家，变卖了田产，远走基隆，改换姓氏，跟谢家脱离了关系。

长海先生 18 岁成婚，19 岁喜得长子。其原配夫人，自小在谢家做童养媳。二三十年代的劬劳岁月中，这位母亲为谢家生下二男六女之后，终于病逝。长海先生 51 岁时续弦，迎娶了霜天的生母。那时，霜天生母 37 岁。过门以后，她又为谢家生下三个女儿，霜天是老么，出生时，父亲已是年近花甲的 57 岁高龄。在所有的孩子中，霜天排行十一，但大母所生，有二女夭亡，所以又算排行第九，由此父亲为她取名“文玖”。

长海先生是一位耕读相随的儒老农夫，一生淡泊明志，不求闻达，对子孙一贯坚守耕读传家的原则。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家生活，亲与其事，数十年如一日，都在操劳中度过。闲暇之时，读书吟诗是最大的爱好。那时，他是苗栗镇上诗社的社长，自署“蕉岭逸人”。除了主持社务，还常邀集远近同好击钵联吟。有时，他甚至远赴南北，到台南、高雄或新竹去，诗人节上，作诗赛诗。“溪响知新涨，窗明见远山”，“畏暑曾栽竹，临书自种蕉”，“临渊莫羡钓鲈鱼，且傍山坳乐隐居”，……就是他闲适中吟哦出的诗句。也许因为是个诗人，霜天的父亲，活得怡然自得，特别有一颗深厚的爱心。无论对人，对物，他都抱持着一种欣赏抚爱的心情。就是对自己的一生坎坷，叙说起来，他也要节去难堪、艰苦的粗砾，留下值得咀嚼的有趣的精华。

霜天的母亲，在娘家是长女，家境贫寒，弟妹又多。她把大好的青春都抛掷在山中、田间，农事之暇，她唯一的乐趣便是到庙刹进香。听信了禅师的讲道之后，她一心向佛，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还在家里过起了茹素的生活。本来，她打算等弟妹们都了却了终身大事之后，就削发为尼，到深山里去修行的。不料，心愿就要实现的时候，她向来都不以为意的胃病竟发作起来，日趋严重。医生劝她注意营养，不可再吃素了。她这才恢复了普通的中餐，只是早晚还依旧习。

这时，很多人都劝她打消出家的念头，找个人家出嫁。刚好铜锣有个妇人为霜天的父亲说媒，极力称赞霜天父亲是个怎样有学问的老好人，家产又多，嫁过去便是现成的婆婆，又是如何的安闲自在。霜天母亲年华老大，还会怎样挑剔呢？婚后，她上有婆婆，下有媳妇，也会感到自己地位的尴尬。后来，连生三女，并无一男，而且大的聋哑，二的体弱，三的看法也无特别之处，她心里更有一种自卑感。由此，她变得更加专意向佛。每日晨昏，燎檀香，供素果，跪拜，诵经，几乎不曾间断。

霜天后来写散文“忆双亲”，这样诉说了她儿时对父母的心灵感知：

我从童年起，便已略略体会到父母两人对事物看法的差异。母亲心境不太开朗，嘴巴比较唠叨。她到山上工作时，喜欢把我和二姊放在箩筐里，一边一个，挑到工作地点，这原本是很好玩，也很教我们兴奋的事。可是，在那个真正属于我们母女的世界里，却经常由于母亲近于悲观的训诫，和富含善意的因果报应的佛教故事，使得我们顿时觉得山野黯淡，天地间似有一股沉闷的气势压迫胸膛，让我们大小就接触到人性的复杂与处世艰难的严肃问题。我们尽管无法完全了解，但已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意味。

父亲那时六十余，仍不失一颗赤子之心。他除了上街、看书、吟诗，空闲的时候喜欢自制家庭用具，如簸箕、竹扫把、秤坪、蔑门、鸡毛掸……等。当他剖着竹蔑，编着竹器时，常爱跟在一旁玩耍的我提起他童年的趣事，如何爬上龙眼树，不小心摔下来，头上迄今仍留下一个疤；如何烤竹笋龟吃，味道是怎样的鲜美，……还常常教我念儿歌，什么“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什么“月光华华，小妹煮茶，丢

掉手巾，谁人捡到？……”之类，把我带入一个朦胧而温馨的乾坤中。

……

等我稍微长大，细细思量父母两人对人生态度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原因是在于父亲精神的寄托可以从现实世界里寻找得到，而母亲则否。

在这样一对老双亲的呵护之下，霜天身上，除了有父亲留传的那份恬淡知足的胸襟，也还有母亲潜化给她的那种沉郁遁世的意绪。

然而，这样复杂的教养，无损于霜天童年生活的幸福。

霜天出生之时，台湾尚未光复，但她记忆之中，所有受日人欺压及躲空袭的印象，可以说点滴全无。等她能记事，已经是战后的1946、1947年了。那时，日人虽已撤离，台湾虽已回归祖国，而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结果，街坊遍体鳞伤，农村满目疮痍，宝岛元气，确实损伤过甚了。霜天的童年，不得不在贫困中度过。她吃的是番薯饭和酱冬瓜，穿的是补绽处处的百衲衣，十二月苦寒天还打着赤脚。没有玩具，没有故事书，没有画笔，镇口里只是抽搭着鼻涕捏泥人、包布娃娃。十余岁，她就要分担家事。

幸好，大自然的美和亲情的美环抱着幼小的霜天，她得到了非物质所能比拟的幸福。多年以后，在《抹不去的苍翠》那篇散文里，霜天留下的忆念就是：

……以耕种维生的家庭虽不富有，而我在精神上却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陪伴我生命成长的，是父母的慈蔼，家人的和乐，邻里的关怀，村民的勤勉、纯朴，何况还有那山间的清风明月，天上的琳琅晶星，田园的禾浪稻香，池畔的鸟飞鱼跃，林表的夏日蝉鸣，庭前的闪烁流萤，……我的灵府中，充盈着人间的祥和之气，以及大自然的优美形象与清新天籁，从来不曾感觉枯窘或匮乏。

应该说到的是，霜天受益于她慈父的爱，还特别表现在文学的启蒙上。霜天上铜锣國小读小学，是在1950年秋天。四、五年级之际，她一直沉迷于《小人国》、《乞丐王子》、《小公主》、《苦儿流浪记》、《汤姆

历险记》……以及《学友》、《东方少年》之类的儿童书刊中。上五年级的时候，霜天的导师刘清香，推派她参加学校举办的作文比赛，她不负众望，拿了全年级第一。这无形中使她对自己的才能有了信心，也悄悄埋下了她一生与文学结缘的一粒种子。升到六年级，霜天的作文还常得到老师的当众夸奖。水彩画，也在刘添庆老师的赏识下，得以入选全省儿童美展。由此，霜天不禁沾沾自喜，陶然自得，越来越体会到求学生活的乐趣所在了。

这时，霜天忽然开窍，晓得读古典小说了。她对父亲的书橱发生了兴趣。

开始，她像挖宝似的从书橱中找到一本上海版绣像本《水浒传》。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封面都绘着彩色图画。那画意，是“病关索大闹翠屏山”。卷一开头，还有十几页绣像绘图。书中精细生动的笔致，霜天乍一看就着了迷。尽管纸黄字密，既不分段，也没有新式标点，只有小小的黑色圆点一路点到底，霜天竟也看得入迷而丝毫不感吃力。那些日子，正是准备投考初中的紧张阶段，晚上做完了令人头大的图解算术、模拟作文，她也还要悄悄地偷看几页小说，甚至把一些可惊可愕的情境带入梦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真使霜天初度惊见了古典小说的曲折与生动。霜天后来写“父亲的旧书”一文，还津津有味地说到她年少时，双脚垫着高腿圆凳，坐在书桌一角，面朝着父亲的书橱，兴味盎然地偷看闲书的情景。

兴趣引发之后，霜天又陆续搜出线装本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可惜一部分已被虫蛀，翻开来疮孔累累，断片如蝶翼般纷纷飘落。

霜天深感，正是这些旧书，作了自己爱好文学的启蒙师。

1955年，霜天经过考场上的一番鏖战，上了省立苗栗中学念初中。小学毕业纪念册上，教历史的谢裕雯老师为她题辞说：“你有文艺方面的才华，作文比赛也曾经得过第一名，但愿你朝着文学之路继续努力，将来必有成就。”就这样浅白而直指人心的话语，竟让霜天心灵撼动，仿佛醍醐灌顶，眼前一道灵光闪现。

由于小学六年级就看完了《水浒》，对自己的阅读能力信心大增，一考上初中，学校环境刚刚摸熟，霜天就一头栽进了图书室。

那一天，手持借书证，站在书架前，霜天“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所要的猎物。也许是那时借书的人只有她一个，又或许是她的个子特

别小，神情又专注得有点可笑，俯仰之间，霜天忽然发现，那位瘦瘦的图书管理员温先生，正倚着窗棂，怪有趣地望着自己。她一急，头一低，恰好看到了那本厚大的《红楼梦》。从网孔将书抵出，她腼腆地把借书证推了进去。那温先生取下书，一脸讶异地问：“你那么小，怎么就看这种书？你看得懂吗？”霜天回了一声“我不知道”，对他赧然一笑，抱着书就飞快地跑了出来。

霜天日后写有《红楼梦醒忆当年》一文，记录了她初读此书的情意：

我真不晓得自己是否看得下去？尤其在翻到第一回，什么女娲炼石补天留下的一块顽石，什么茫茫大士和空空道人，什么金陵十二钗，又是什么警幻仙子之类似真似假的事物时，只觉得满纸荒唐，弄得我如坠五里雾中，浑不辨南北。我很失望，原来是这么一本说神道怪的书，有啥可看的？

然而，不知是求知若渴，还是虚荣心作祟（班上还没有同学看如此厚重而又“深奥”的书），我仍天天把它放进书包带来带去，不管是下课，午休、候车、坐火车、夜间或假日，我总煞有介事地捧读着。

谁知一到黛玉进了荣府，我就看出苗头来了。原先觉得句子文白夹杂，读起来似通非通。现在看到喜欢的人物出场，而荣府宅第的外观内院，以及里面一些重要角色的容貌特征，又藉着她的眼先作一番巡礼，遂把置身局外、懵懵懂懂的我拉了进去，不觉也随着她亦悲亦喜，时嗔时笑起来。于是，若干稍嫌艰深的文句也不成其为障碍了，甚且觉得另有一种古雅的趣味，要比纯粹白话耐咀嚼。

从此，我读这本书不再装模作样，更不再皱眉苦脸。进入情况后，但觉时光飞驰，欲罢不能。心想着书是借来的，终究要归还，那么多美词丽句，脑子一时装不下，一旦书还了，岂不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因此，我随身带着一本笔记，遇到佳句，立刻抄下。

自我懂得看书以来，《红楼梦》是引起我摘句意愿的第一本。……

接下去，霜天还说，这些锦囊妙句，无形中丰富了她的腹笥，日后作文，逐渐也能由当初生吞活剥的袭取，进而加以灵活运用。这，对她作文根底的奠定，助益不浅。

自然，《红楼梦》对于霜天的影响，绝不止于此。一开头，她就无条件地爱上了体弱而灵心善感的黛玉。对那憎厌功名仕进，成天在脂粉堆里打转的怡红公子，她则生起一种又恼又爱的情愫。这两个各具仙根，才华绝世的少年男女，在经历一场充满纠葛、矛盾、曲折而又绚丽的恋爱后，却落得一个魂归离恨天，一个泪洒相思地的大悲剧，如此这般，种种的情景，竟直看得这个 13 岁的农家小姑娘心醉神痴，也不知赔了多少眼泪？霜天后来还记得，她读黛玉葬花那一段，念着念着，禁不住怔忡半晌。本来，长到 13 岁了，年年见惯花开花谢，从不觉得有何可愁可恼，读了这，竟无端兜来满怀绵绵的幽怨，仿佛看见一个美人在风刀霜剑下，一步步走向枯萎老死。霜天深有感触的是：

……如果“情窦初开”不独指爱情的朦胧憧憬，而是对万事万物有情的起始，那么，至此才是我略识情缘的时候。从那以后，我看花，不再只为它的润美而喜，同时也为它终有一日凋零而悲，看其他满盛的事物也一样，总是在繁华歇处，落个萧索的曲终人散。也许伤春悲秋的心绪，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孩童来说，是不适宜，也是不健康的，但我不能不承认是“美丽的哀愁”的悟觉促成我心灵的早熟，而这又正是催使我喜爱文学的一大契机。

要说《红楼梦》还有什么影响，那就是，霜天那时觉得，探春正是一个榜样。她自己暗暗立下志愿，将来要有一番作为，让人刮目相看，替母亲争一些光彩。

自从初一看完《红楼梦》后，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成了霜天中学时代最大的嗜好。到初二，她又开始接触一些新文艺作品，以及翻译的世界名著。尽管她功课因而荒疏不少，却也吸收了一笔丰盈的文学宝藏。苗栗中学的国文老师陈逸夫也常常赞赏她有一支“文艺之笔”。那赞赏，好比人生旅途中高悬的一盏明灯，又一次为她照见了迢远处可以迈步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文艺创作。难忘那一段岁月，霜天在二十多年后还不胜感慨地说：